

点击文学

龙云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点击文学

龙云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中国·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点击文学/龙云著.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1.12

ISBN 7-5604-1631-4

I. 点… II. 龙… III. 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中
国—文集 IV. 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4180 号

点 击 文 学

龙 云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校内 邮编 710069 电话 8302590)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环宇印刷厂印刷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开本 11.875 印张 298 千字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5604-1631-4/I·211 定价: 28.80 元

我 是 谁

(代自序)

我曾经作过很纯粹的文学梦，那是 80 年代初，是文学的轰动硝烟弥漫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时候。几乎是天天，小说家的桂冠搂着黑夜一齐走进我的梦乡。那时我是一名大学生，我曾很不满意就读的这所大学，惟因小时顽皮在自己腿上开了个“玩笑”而被陕西师大录而又退。于是在结婚生子一年后，左手一本外语右膝一个小儿的外语与儿语的变奏声中开始谱写我的硕士梦，三年梦圆赶赴武汉桂子山的华中师范大学攻读文艺学硕士。

理论——这棵“灰色”的大树开始笼罩我。那时正是“20 世纪是批评的世纪”推销最厉害的年月，砖头厚的哲学美学著作集束性地轰炸我的头脑，从俄国形式主义到英美新批评，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从符号学到接受美学，从马克思主义到新马克思主义；什克洛夫斯基、罗兰·巴尔特、弗莱、尧斯、阿多尔诺、本雅明……一大堆外国人从头顶直贯脚底。也就在那时，我开始学习操作理论和批评文章，侥幸地第一篇就轰中文艺报，于是我的“野心”开始膨胀，紧接着《当代文坛》《文艺评论》《文

学评论家》《小说评论》《名作欣赏》……差不多全国的文学理论杂志被通一圈扫下来后，才又觉得，理论这玩艺也并不“灰色”。

那时我的一个很“丢人”的想法就是逃离这所曾经就读而后任教的学校，因为我的几名硕士同学来到学校后怎么也不相信这就是大学而戏谑地称之为“放大了的小学”（当然是指我们的“前大学”，现在已今非昔比），然而……

我只得重新设计我的学术研究定位，正好那时又一轮文化热席卷神州大地，“陕北文化”的坐标点豁然凸出。草草然写就第一篇研究陕北文化的稿子发在陕西日报不期然竟被人民日报海外版转载，一颗长久失落了的“野心”又开始萌芽，斗胆又将一篇“毛泽东与陕北文化”投于中国青年报，很快发表并获本报好稿奖其后又被中国教育报转摘，拿着五百元稿酬和六百元奖酬，我从精神到物质都很是满足了一阵。现在回过头来想，并不是自己的文章有多好，而是陕北这一新文化冲击中留下的旧板块引起了人们的独特关注而已，人们更多地是重视陕北文化而不是重视我的文章。卸下释然后的重负，我又同时操练我的理论和批评文章。这时进入我视野的更多是陕北文学和陕北的作家，“骄傲”地说，陕北有名的和正在有名的作家大都经过我的手进行过“贩卖”，我更多地是

“贩卖”他们的好处，因为这块闭塞的土地以及在文学边缘化的今天仍然“贞操”般地坚守文学已经很是“伟大”，应该说为我们萎化的精神乃至这块物质与精神同时贫困的土地带入了生活的信念和勇气。这样，我的案头就常常有了一部或几部陕北作家出的小说散文或诗歌集子，阅读几十万字有的甚至要反复阅读再行玩味体悟后才写出一千多字的文章，常有一种时间被侵占后的得不偿失之感。转而又想，巴掌大的一块陕北地面，好不容易埋头坚守写出十几万字的作品，不说几句什么就过意不去，谁怨我“心太软”呢。

被文学梦催醒是常有的事，尤其是一组小说被《芳草》杂志刊发后，梦魇的翅膀就愈发“更行更远还生”，灰色的理论弃之如丑小鸭，形象思维活跃得脑瓜壳子几近爆炸，两个短篇在逼仄的时间缝隙里强行“挤”出，然而五年过去了，草稿至今仍静静地躺在箱底，一个中篇写了六千字再没有“且听下回分解”。只是憋慌了涂抹几句随笔发在不起眼的报尾，权且也算一种安慰。不时自问：我到底是干什么的——我是谁？

常常记起大学里一位同学的名言——时间快如刀。教书、写作，又从事半拉子管理，“不惑”已从额头纵横交错的沟壑间犁过。梦惊而醒，匆匆披衣默数天际间剩下不多的星星去追赶黎明。

这本集子应算我追赶黎明的第一行脚印，是我这些年来发表的理论、评论文章的合集。惟近两年的没有收集，我想以世纪为界作个小结。

前些年，我曾订下宏愿，平生只出三本书。一本即现在这个集子，欲梳理一下我的评论履历。另一本想以陕北文化为题，从宏观上为陕北文化作一定位，书名亦已酿就——《陕北文化论纲》。第三是写一本《路遥评传》，给这个为文学付出生命代价的陕北汉子树一文学里程碑。

虽然钟情文学半辈子，但不想以文学结集，因为做文学者太多，尤其做文学集子者更多。相反，“灰色”的理论问津者少，于是就想在冷僻处做些能做的工作。

愿则愿矣，能否实现，还待时日。我只希望开好“第一”这个头，为“第二”“第三”奠定基石。

目 录

我是谁（代自序）

第一辑 形而上描述

寻觅丢失的“家园”	(3)
批评的惶惑及其旨归	(6)
自身的提高与消解	(10)
呐喊与彷徨	(12)
界说的混乱	(16)
学院派批评与非学院派批评	(19)
文革后文学的“十检讨书”	(26)
文革后文学批评的“十批判书”	(37)
从宏整趋向琐屑	(45)
写实——非写实——新写实	(54)
散文的迷失与迷失后的寻找	(58)
先锋小说与通俗小说的背悖与亲姻	(68)
文坛“八旗病”剖理	(71)
回归与颠覆	(74)
回眸：“审祖”	(99)
死亡蜕变中的新生	(104)
电影的希望	(116)
呼唤英雄主义精神	(119)
重铸陕西文学辉煌	(122)
“陕军东征”后的文化思考	(125)
让黄土地上跃动“蓝色”的活力	(127)
“细说”向“后”看	(132)

也谈“老三届”现象·····	(136)
平常心的文学风景·····	(140)
读书当学毛泽东·····	(143)
隐忧：书籍与影视的文化隔代接收·····	(145)

第二辑：域外读解

读周克芹《人生一站·雨中的愉悦》·····	(151)
开掘着的人生系列	
——路遥初论·····	(155)
硬着头皮的正视	
——读莫言的《红高粱》·····	(171)
宗族·权力·话语·故事	
——读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	(178)
西部文学的理论还原	
——读肖云儒的《中国西部文学论》·····	(186)
文学，你将“走”到哪里去	
——与李洁非先生《走出八十年代》的商榷·····	(189)
过去的记忆	
——读秦兆阳《洁白的风帆》·····	(192)
非陕北的高建群和陕北文化内核·····	(197)
走向坟墓	
——读高建群《老兵的母亲》·····	(199)
“做人宜粗”的高建群·····	(204)
罗强烈散文印象·····	(208)
十八的月亮圆又缺	
——赵熙近期中短篇小说解析·····	(211)
吕梁山的“厚土”层韵	
——读李锐的《厚土》系列小说·····	(218)

生命的悲壮

- 读姜天民《白门楼印象三篇》…………… (221)

人性的错位

- 读姜天民《黄昏》…………… (228)

生命奥秘的破译

- 读薛尔康《父父子子》…………… (230)

陕西人看陕西作家

- 兼与冯积岐先生商榷…………… (233)

第七个摸象人

- 陈孝英喜剧研究拾踪…………… (238)

美学研究领域的新拓展

- 读陈孝英《喜剧美学初探》《幽默的奥秘》
…………… (240)

冷点上爆出的热课题

- 陈孝英《喜剧美学初探》再评…………… (243)

为了再度的辉煌

- 读蔡桂林《冲浪：在军事文学的海面》…… (245)

- 龙年散文一瞥…………… (252)

第三辑：本土追踪

- 崔建忠的散文…………… (261)

为人与为文的统一

- 读杨葆铭的散文集《鼠事》…………… (263)

沙漠里飞来一只童鸽

- 读梁小兰《星星夜的童话》…………… (265)

生活的切贴与疏离

- “李随成小说专号”读后’…………… (268)

面对陕北

——郝海安散文片谈·····	(270)
王青春的文学青春·····	(273)
生命圆圈的自身雕塑	
——读牧笛小说《最后的雕塑》·····	(276)
信天游永远不断头	
——单振国散文解读·····	(279)
平常心的文学生活	
——朱小林诗歌与散文读后·····	(282)
久远历史的故事还原	
——读忽培元的《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 ·····	(285)
第一代城里人的宣言	
——雪岩中篇小说谈片·····	(290)
霍向贵：心中永驻延安精神·····	(292)
背负沉重镣铐的城籍乡里人	
——白凤鸣散文集《荒原独语》代序·····	(297)
王亦群其人其诗·····	(304)
·话说朱合作·····	(311)
相看两不厌	
——读塞北的散文集《大地的年轮》·····	(313)
一颗红枣的心理独白	
——许浚《陕北大红枣》片谈·····	(317)
色彩的燃烧	
——读肖峰的诗集《大地之光》·····	(320)
遭遇情感	
——读庞文梓的长篇小说《情近情远》·····	(323)
似水流年天地间	
——读崔月德《流年似水》并代序·····	(327)

意气殊高洁	
——沙人的《丁香园耕耘录》读后·····	(332)
换一种说法	
——郭世平散文解读·····	(334)
刘仲平和他的报告文学·····	(337)
故意：文化走进大山深处	
——读魏常瑛的长篇小说《大山深处》·····	(340)
大智若“泊”·····	(343)
叩向自身	
——读李艾平的《人们》·····	(346)
心灵的放飞	
——读谢清《月如钩》并代序·····	(349)
走进生活	
——读张克鸿诗集《雪泥鸿爪》·····	(351)
左子初：无法远离的朴实·····	(354)
守望“农历”	
——读霍竹山诗集《陕北恋歌》·····	(356)
如此活法的刘毓珠·····	(359)
没有结束的结束	
——写在“王贵杯”有奖征文结束之际·····	(361)
塞上景观：榆林散文群落·····	(365)
后记·····	(368)

第一輯

形而上描述

寻觅丢失的“家园”

——汉语言文字、句法断想

文字的发生把人与自然固定在一中“指称”的结构中，个体的字词到句子的组构又把人与自然固定在一中“关系”中。单个的字词是人类对于自然认知的过程，成形的句子是人类对于自然整合的结果。人在与自然的齟齬对接中逐渐清晰地认识到：自然在其自身运转的规律中既竭力排斥人对它的参与扼制又不失时机地欲与人类结缘亲近。人不仅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天衣无缝地融汇在母系统中，它本身又作为一个子系统与自然形成一种距离，生活在相互的关系之中，这种关系的最初萌生就是句子的诞生。在语言的制造过程中，人类既是外部世界的幅射又在其过程中不自觉地把自己陷入语言设定的囚牢之中。人类在迈出文明的第一步——创造了文字时大概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原罪”，所以紧接着竭力想把洞开的窗口再行敞亮——追攀文字的组装构建。句子的出笼以及渐渐茁壮不再念及自己原初的卑微，转而挤压甚至把人类装进它蓄谋设就的笼子。人类在敞开的窗口里看到了外面世界的一片风景，然而“离乡背井”的苦恼又使它一步三返地回顾当初“出发的地方”。

文字是一种个体的、个别的、零散的指称符号，它的责任在

于规定一种集约的能指，真正“实施那个作为其特征的理论任务”的是文字的组建系统活动——句子。因此可以说，“事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它们在各种事物之间的构造，然后又在它们之间感觉到的那种关系”。这种关系的演变轨迹，就是语言句型的历史。检测汉语言句型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它的组合关系不是理论规范下的实践活动，而是长期的语言实践中逐渐摸索成形而最后约定俗成的纯实用主义的活动。汉语的历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圈定在字词的阐释活动中，就是达到很高造诣的音韵学、训诂学也都是把关注的重点投射到个体的字词上，而对于句子的研究却没有一部是在自己的语言实践中抽象出来的或超验地发生在句子的成形之前的原则指导范式下的。

汉语言的句型是人类文明的集体创造。由于“钟鼎”价值的昂贵，由于“甲骨”烤炙的艰难，由于印刷技术的迟钝，由于文字本身发育基础——“象形”的结构繁杂，导致了汉语言句子先天发育的凝缩性，它不得不回顾左右，面对环境、条件、背景的种种协迫而把自己的形体萎缩，尤其是书面语言的句子，简约——不得成为它最大的特征。这样，在语言内部的两大宗族中，文字的庞大与句子的凝缩呈显出一种两极背反现象。人类知识的“此在”水平限制了它对文字的宽容和对句子的苛求。但是，宽容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放任，不加约束的自由使它一任形体的庞大而内囊反倒显得空虚；而苛求的严格，使句子在发育过程中斧钺枝叶修剪适时而枝干挺直内容反倒充实。所以汉语言的句型是在左右限制“四面楚歌”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的可塑性较大的一种特殊句型。它是在口口相传心领意会的基础上演化的，是在人文性的基础上发展的，“意会”的内蕴明显地大于逻辑的成分。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一直没有上升到理性的抽象，而且具体的实践运用也没有发生丝毫的不顺利，反倒是在西方科学化的句法引进来后对于汉语言句法的强行“装瓶”中发

生了一系列的错位，导致了句子实践与句法理论的背离：一边是语言学家在西方语法规范指导下对于汉语言实践活动的抽象总结与概括，一边是语言活动者在古老文化遗传基础上对于本土语言的自行设计，语言句型实践的先天巨大惯性和后天抽象原则的语法规范之间的裂痕一直难以弥合。但是由于人为力量的巨大，或者由于政治权力的参与，只得不低头而“强压喝水”。这种勉强的后果就是使汉语言句法更趋向科学性而偏离它原初的人文性。“这是客观化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一步。然而，人不得不为这一获取付出沉重的牺牲。它那直接的、具体的经验飘然而去的程度，与它追寻更高的理智目标的程度别无二致。留下的是一理智符号的世界”。这种结果的表现更突出地发生在文学语言中。

文学“是情感的符号”。情感是一种心理状态，这种状态若果外化为喜怒哀乐的形式是可以把握的，但有时情感是潜留在内心而不外露的，即使外露亦并非喜即喜、悲即悲的单向呈现方式，而往往以一种喜即哭、怒即笑的错位外观形式发泄，有时又呈一种模糊状的混沌状的且喜且悲亦乐亦怒抑或是怨是喜连自己也无法把握的心态。语言的模糊性、语言的混沌性反倒更能切近这种心绪，而一旦规入逻辑、科学的渠道，正像席勒所说的：“一旦灵魂开口言说，啊，那么灵魂就自己不再言说！”

文学的功用既有认知的价值也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尤其是在现实世界的种种限制中人无法挣脱这种挤压后，很想在这审美的世界里寻求一块心灵的净地，达到对现实世界的超验的摆脱，寻求心灵的原始逃遁，寻觅丢失的家园。